

因為我們認為那是違反我們的議事規則的。哥倫比亞代表團首先在安全理事會，嗣後在第一委員會，所作不斷努力，其目的不過是在調和相反的意見，以便對於希臘問題獲致一項可為爭端雙方接受的解決辦法。我們對於那種努力未獲效果是深為遺憾的。

主席：我現在請秘書長政務助理宣讀曾就此問題請求發言的代表團名單。

Mr. CORDIER (秘書長政務助理)：計有下開各代表團：澳大利亞、古巴、希臘、白

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法蘭西、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合王國。

主席：因無其他代表團請求發言，此項名單現告截止。

大會下次全體會議於明日午前十一時舉行。

(午後十時零五分散會)

第九九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午前十一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巴西)

四二. 繼續關於希臘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所受之威脅之一般討論

主席：請澳大利亞代表發言。

Mr. EVATT(澳大利亞)：這個問題業經在第一委員會裏充份辯論，本人十分體會到全體會議說話的責任。第一委員會與大會都是同樣的代表團組成的，而且我猜想入選也相同的，我指望，除非有什麼極重大的新問題發生，第一委員會的決議定能蒙大會批准。我們在第一委員會裏已辯論了很長久，而且很激烈。各代表的意見都已經表示而且有些意見還曾迭次表示。我們也已經聆悉兩個非聯合國會員國代表的意見，按即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兩國。不過會議的過程忽然轉變，昨天蘇聯代表舊事重提，一談差不多又是兩小時。接踵而起的還有波蘭代表。

我想爲了我們的大會和會務以及將來遇到這種案件而採取的行動途徑着想，把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情景總結一番是很重要的。就是到了表決的時候要讓大家充份明白此中意思及其含義。我認爲這裏涉及一個極重大的原則問題，我並非專爲希臘與其北鄰三國——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着想，而且想到大會或聯合國對於事實有爭辯的時候所應採取的行動途徑。

事實上，這個問題的歷史要追溯到安全理事會之任命調查委員會，的確就是爲了事實有所爭辯。那個十一人委員會代表安全理事會十一個理事國，任命時，安全理事會裏無人反對，而且波蘭代表昨天說過，他十分贊成旨在查明事實的調查委員會。可是事實

依然是老調，就是你任命什麼人去查明事實，如果裁決於你不利，你就像失望的訴訟當事人一樣，不喜歡這種調查。

我向大會建議——而且這是唯一穩妥的辦法——如果我們任命公正人士去查明安全理事會或大會要行使管轄權的若干地方究竟發生一些什麼事情然後具報的話，我們照理應該尊重他們的調查報告——我不能想像有很多例外情形可以置之不理。

我能夠明白，如果涉及政見，意見就有分歧。所以涉及政治意見或者政治意見有爭執的委員會，我們就不能同樣的借重委員會。但是查明已發生的事實，傳訊證人、對質、藉證據查明事實真相乃簡單問題，所以我說，安全理事會或大會如果自己取而代之，而且發現與調查委員會查明的事實有所不符的話，那就等於採取一種極爲危險的程序。

這不僅是涉及希臘的一件事情，自從它努力從事反抗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戰爭以來，經過多少苦難的年頭這個問題已夠重要，這是希臘與巴爾幹各國禍福所繫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還涉及聯合國依法成立的機關所作正式決定，聯合國究竟應如何執行其職責，有爭執的事實或情勢究應如何加以確定調查。

調查委員會究竟查出了什麼事實呢？我不想說要來宣讀這份報告書¹和因爲此次調查而產生的許多文件，來驚駭各位代表。這

¹ 參閱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文件 S/360，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特別補編第二號。

部油印的報告書第一百六十七頁載有該委員會調查所得的確切結果，就是：“根據本委員會查明的事實，結論是南斯拉夫確曾支持希臘國內的遊擊隊作戰，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亦曾協助，惟規模不若南斯拉夫之大”。這就是訊問證人所得的結果。希臘、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四國政府所提出的證人共有二百三十八名之多。

該委員會委員十一人裏有八人同意我剛才讀給各位聽的結論，而且有九個委員——即除掉蘇聯與波蘭代表以外的全體委員——一致贊成其提交安全理事會的建議。

等一回我再來談維辛斯基先生以及昨天其他發言人（沒有維辛斯基先生那樣激烈）攻擊該委員會傳訊證人所引起的問題。我們既看不見證人，又無從判定他們的態度如何，是否可靠，所以如果要我們憑良心相信此次調查結果全屬信口雌黃，要我們按照人家所說，悍然把該報告書丟開不理，就必須提出非常充分的理由來支持這種主張，這點不是很顯明嗎？

本人仔細拜讀過維辛斯基先生的演詞以及 Mr. Lange 的演詞。正如出席過第一委員會的各位代表大家都同意，其中有許多重複的地方，有很多濫施謾罵的地方，這正是維辛斯基先生在第一委員會所作若干演詞的特質，不少冷嘲熱諷，含血噴人。不僅攻擊希臘而且詆毀聯合國及美利堅合衆國。在我看起來對聯合王國和美國如此堅決苦苦攻擊確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可是南斯拉夫代表在第一委員會裏竟然很不公平的胡亂奚落英國政府，說英軍在希臘與德軍從未接觸。原文是：“有德軍的地方就沒有英軍”。我在第一委員會曾經指出，在世界上後來才參加反抗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戰爭的許多國家尚在隔岸觀火——有時吶喊助威——並未實際參戰的時候，非特英軍，連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軍隊也已經在希臘參戰。南斯拉夫代表不應提出這種毫無根據的控告。

對於美國，也有類似控告。在第一委員會裏就有人說美國故意選出這個問題，就是想摧毀聯合國的合作。這又只是一種控告，一種無稽之談，我認爲毫無根據完全不確。

這些國家連蘇聯在內正是與法西斯及希特勒主義作戰的三大領袖國家，它們正在設法經由安全理事會去實現聯合國的心願，希臘人民正在水深火熱的苦難期中，它們正想

協助希臘人民，却偏偏受到這種攻擊。這些控告不僅在第一委員會裏提出，他們昨天在大會裏也重新提出，其形式雖然未必一樣，可是內容完全相同。

我審慎閱讀維辛斯基先生演詞之後，認爲還有一點應該一勞永逸加以澄清。他在十月二十日演詞中批評該案的證言，而且把法國代表 Mr. Delbos 嚴加譴責。他引證 Mr. Delbos 的話，說他講過：“據我們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在希臘的內戰似乎都有些份，他們給與遊擊隊一些援助，因爲如果沒有這種援助，遊擊隊就不會越過國界”。維辛斯基先生因此就批評說，這一席典型的話證明其說話的人疑惑不決，這種疑惑不決就是他的良心與其他動機公私交戰的結果。

Mr. Delbos 實際講些什麼呢？就內容而論，他是敘述調查委員會的調查所得。該委員會從來沒有說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是希臘遊擊戰爭的唯一煽動者或者主要的支持者。該委員會查出這些國際都在支持遊擊戰爭，而南斯拉夫比較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牽涉得更深。Mr. Delbos 在第一委員會裏陳述這個事實非常率直。可是有人非特沒有覺得他的好處，就是但求率直而不加油添醋來反對那三個國家——我們希望這些國家與希臘，與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個個友好——反而譴責他，彷彿他所講的話有可以非議之處似的。但是我認爲他所講的話與調查委員會的結論相符合。

蘇聯代表似乎不能率直正視這種情形。沒有人說三國所給予的幫助多於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所載的，報告書所講的就是說查明這三個國家確曾支持遊擊戰爭。在我看來，這種調查結果有許多證據作充份的根據。

此外，維辛斯基先生還攻擊證人。他說若干證人是受了某種脅迫而來的。我在第一委員會指出，我想若干證人受脅迫確是事實但受脅迫的不完全是爲希臘辯護的證人，其中也有攻擊希臘的證人。證人一個又一個走到委員會面前來，好像鸚鵡一樣，提出千篇一律的證言，這種情形未必是證人誠信可靠的證據，這也許證明證人不過說出事前教好的供詞。若干證人受到脅迫，若干證人在押，若干證人也許正忍受刑罰，甚至會是死刑。是不是就要把此案這種證人全部淘汰麼？如果我們不從曾在希臘從事遊擊戰爭的遊擊隊裏去找證人，那裏會有什麼證據？除掉各區的農民和牧人外，這就是證據的一大來源。

我還要提出一點，我認爲在會議中絕對沒有得到什麼答復，而且也無從答復。該委員會訊問證人，審酌他們的操行，依常時情形判斷他們的話是否可靠，從而得到結論而且委員會就照此行動。

哥倫比亞代表在該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中對於此案的這一部份事情曾有巧妙批評，而且此項批評已經載入文件 S/AC.4/PV/42¹。這位哥倫比亞代表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請問各位，這些證人在委員會外邊對委員會有什麼批評呢？他們會說，“我一定碰到了一個瘋人委員會了。他們有些罵我說謊，因爲我不記得一些日期。可是其中又有人罵我說謊却是因爲我把事情記得太清楚”。”

整個情形不就是這樣麼？證人對於日期可能有些上下——他們可能忘掉一個日期，他們可能忘記距離，他們可能受到道義上的鞭策，但是他們可能講的是真話。法庭與陪審員才能決定證人是否可靠，斷定其記憶是否可信，從而照比行事。

所以維辛斯基先生所說許多證人都還在押等等，我不再詳論。我承認其爲事實，可是這却不能使大會得到他所要那種結論。

他發言之後，跟着就是波蘭代表演說。波蘭代表也正如維辛斯基先生早先所說，認爲這個問題的真正要素毫無疑義就是聯合王國與美國的軍隊仍駐在希臘境內這個事實。波蘭代表說此事本身就是一切麻煩的根源所在，因此他提議修正該報告書，採取他的看法。

但是讓我們看看事實罷。讓我們看看世界其他部份的情勢。去年 Mr. Molotov 就在這個大會裏代表蘇聯發言，承認蘇聯軍隊還駐在波蘭境內。理由是什麼呢？很簡單，因爲波蘭政府同意此事，而且依我猜想，它現在依然答應蘇聯在波蘭駐軍。

聯合王國與美國人員給與希臘及希臘人民協助一事早已有人大吹大擂。可是讓我們看看這些情形罷：一九四六年華沙公佈波蘭與蘇聯在莫斯科訂立協定，其中規定在波蘭自己的兵工業尚未恢復以前，波蘭軍隊所需軍械彈藥由蘇聯按照長期貸款辦法負責供應。今年下半年又曾簽訂協定，規定兩國之間在經濟與軍事上益發密切合作，其中有一

¹ 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委員會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星期二在 Salonika 舉行的第十二次會議速記紀錄。

條款訂明“蘇聯按照貸款辦法把更多現代軍械與軍用設備供給波蘭”。

至於南斯拉夫，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底它與蘇聯之間也有一個協定，規定由蘇聯供應南斯拉夫所需軍備，而且還有一個公報，宣佈蘇聯政府同意按照長期貸款辦法，把軍械彈藥供給南軍，而且還要幫助它恢復軍械工業。我毫無疑義斷定此種協定至今有效，我想我們非特可以引證蘇聯波蘭之間，蘇聯南斯拉夫之間的協定而且可以引證蘇聯與捷克之間的協定。

所以，讓我們研究這一問題的原則罷，在希臘發現有聯合王國與美國的軍事人員，可是爲了實行協定，在波蘭境內也有蘇軍人員——我毫無疑義會發現蘇軍人員——而且在南斯拉夫也會發現一些；這兩件事情是否有什麼區別呢？我指出這些事實並非意存譴責，我說這是關係國政府在不違背憲章的範圍內所能約定的辦法。我所要批評的一點就是指摘英美所做的同樣事情，這種批評不免虛偽。我相信英美所做的事規模遠遠不及我們所講的幾件例子之大呢？情形就是如此。他們不應該受什麼批評。而且這種嚴重傷感的情勢以及在希臘所發生的事情都不應該用以攻擊英美兩國。

講到證據，正如我在第一委員會已經指出，我閱讀證言，覺得我們應該儘量熟悉證人的證言。所以凡提出委員會來的資料我躊躇不想再講。

在第一委員會裏，我曾經讀過提到輔助工作小組的不利於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三國的證言，證明這三國政府確有協助希臘遊擊戰爭的共犯行爲。本人不想再來宣讀。但是在調查委員會給安全理事會的報告書裏，一個又一個的證人都有同樣的證言。我們如果相信證據的話，我們確有一個又一個的證人的證言，明白證實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三國軍隊裏面有人協助這種遊擊戰爭，儘管並未公然這樣做。這些國家並未公然對希臘作戰，當然不是如此。這種幫助往往是偷偷摸摸的，不過有時候無法隱蔽，調查委員會查有實據。

我們怎麼辦呢？因爲若干證人可能被誘說謊——換句話說，就是想博得嘉許或者避免受責罰，我們能說不管這些證據就可以解脫責任嗎？我敢說，大會如果採取這個途徑便是荒謬矛盾。

對於司法偵查與法律調查本人稍具經驗，而且我認爲世界各國行使民刑事裁判權也都是如此，我敢說我認爲任何上訴法院看到這種資料，看到陪審員的這種裁決，或者初審法院法官的這種判決書，決不會說要把他們自己的意見去替代訊問過證人的人們的意見。

這就是本案的要素。可是維辛斯基先生所做的事——憑我們知道的他所有的才能——就是從證人裏面挑出一些人來，他認爲他如果出席委員會，他就會對質盤問，也許更能詳細而見效，足以請求委員會不要作這種定讞。不過在裁判已經宣佈，傳訊證人已經完畢，證人已經走散，已經回到家裏，或者在已經不能再審的時候，上訴法院檢討案情，決不敢另作結論，自稱一本良知忠實履行職責。我說這就是此案的實體，因爲要組織委員會的那個決議——雖然並非明確根據調查委員會所查明的事實，這是在第一委員會裏已經修正的——却是根據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所載真相的含義。維辛斯基先生看到有機可乘，因此昨天就想用我所講的這種攻擊方法來破壞該委員會的調查結果。

我說舉行這種調查我們決不會成功，所以我們毫無理由採納再度同樣調查的建議。

此案最嚴重的部份，我認爲就在這種合夥的方式，這是我們從證據之中可以顯然看出的。這就是說，問題不是南斯拉夫單獨行動，也不是阿爾巴尼亞單獨行動或者保加利亞單獨行動。我們看到它們是在共同行動，老在一起行動。我們看到它們幫助遊擊隊的那種企圖——我承認並非給遊擊隊以主要的幫助，可是給他們不少幫助——它們都有份的。我並未忘掉，我想委員會各位代表也不會忘掉，我們曾經請這兩個非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即阿爾巴尼亞與保加利亞答應我們，與會員國一樣站在平等地位出席委員會並且遵守會員國的義務，可是它們不肯這麼幹。

它們關於這一問題的來信顯然是爲了同樣目的共同擬好的，我想看到這些信的人們決不會否認此點。這件事自始至終都有共同的特點。今年八月二日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在 Slovenia 境內 Bled 城簽訂一個協定，其中有一條規定這兩國之間爲了若干共同目的，包括爲了應付安全理事會所設立的調查委員會在內，採行共同政策，兩國要密切接觸。所以這兩個國家是一致行動的。這兩國

家不幸還有有權有勢的蘇聯在撐腰，否則我想我們也不會如此深切的關注此案。這是很嚴重的事。如果這些國一致與希臘爲難，其合夥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們在全體會議及第一委員會的演詞不是把此項目的講得很清楚了麼？各位曾否聽到別的國家也像希臘政府那樣受到那種攻擊？從他們所講的話裏就可以確定他們行爲的動機與目的——如果證明的話——在於支持對付希臘的遊擊戰爭。這是本案的嚴重部份，因爲儘管安全理事會的調查委員會有了調查結果，在調查中以及安全理事會裏，它們自始至終都有蘇聯一路撐腰。所以我認爲正當的辦法就是設立一個委員會來代表聯合國向這些國家進行和解，再向我們具報，如果必要的話，可以召開大會特別屆會。

對於希臘實施這種攻擊固然嚴重，確還沒有打擊聯合國威信來得厲害。他們主張如果聯合國任命一個委員會，他們決不效命，這也是出於一轍的行爲。如果聯合國國家個個如此，這不是等於撕毀憲章嗎？

怪怨各委員會的行動，說與憲章矛盾的，無過於維辛斯基先生。照憲章的含義，各國如果當選爲委員會的委員國，不是就有就任的義務麼？這不是訂在憲章裏的麼，如果各國不這麼做，各位又怎能辦一個團體的事務呢？

去年在託管理事會也有同樣情形。蘇聯說它有權看那些託管協定到底怎樣？它說依據憲章它與若干託管領土有直接利害關係。大多數的決議認爲不然。它不遵行此項決議，在託管理事會內克盡厥職，却拂袖而走，至今未回。我想它從那次以後就沒有出席過理事會的任何會議。這是一件嚴重的事情。

這不僅是希臘的問題，不僅是不論英美兩國與蘇聯和我們大家對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努力作戰起了領導作用，竟然用爲貶責或者侮辱英美的方法。這些雖然重要，還不是我所說的問題。這不是用普通的辯論而是用這種處心積慮的辦法來攻擊人們動機的企圖，可是人們的動機却是純潔無瑕而且其唯一目的就是爲聯合國効命。這就是損害聯合國的辦法。

講到這裏，我想我已經向大會說明像大會這種團體決不能把調查證人的審判機關所抱的意見置之不顧。我敢說蘇聯波蘭代表並沒有說出可以推翻第一委員會決議的理由。

我們不應該忘記這場官司還有一個當事人，這個當事人就是希臘人民，他們過去許

多年經過種種苦難，煎熬，與強敵作戰。首先是墨索里尼。希臘大舉抗戰是對義大利戰爭的一個轉捩點。跟着就是遭遇到德國大舉進攻，南太平洋——澳大利亞、紐西蘭——與聯合王國曾經設法幫助希臘人民抵抗希特勒的大軍。隨後就是真正創痛的淪陷時期，抵抗運動於是開始。最後解放日期到臨了，可是並未獲得解放。希臘人民遭遇了七年內戰。

我說毫無疑義希臘內戰在若干程度上的確是從國外醞釀起來的。本案的證據證明上述三國曾在某種程度積極加以支持。我說希臘在世界上應有一席之地。憑其抗戰的努力就應該有此權利。

本人深信，任命這個委員會不僅足以增進聯合國的威信，叫武力的威脅或者武力的使用不能不經公開宣戰就偷偷摸摸動起手來，而且終於協助保護希臘人民使他們有機會在經濟方面重建破碎的山河，他們在第二次世界戰爭中英勇作戰，可歌可泣，對於盟國有莫大的功勳，務須使他們能過合理的生活。

Mr. Aranha 離開主席的席位，由顧先生（中國）接替。

主席：請希臘代表發言。

Mr. TSALDARIS（希臘）：請讓我講幾句開場白的話。這幾句話乍看起來，似乎出於我個人的憤慨。

各位定然注意到在第一委員會及全體會議的一般討論中，反對美國提案的若干代表團都把火力集中在鄙人身上。我想起這是因為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我代表希臘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控告，也許足以自豪。可是我唯一的感覺就是傷心，因為我看到人們為了詆毀人家簡直無所不為。

除其他種種之外，竟然不惜引喻莫斯科報紙最近關於所謂一位匈牙利將軍的談話所發表的一篇最最卑鄙的誹謗文章。也許不必由我來告訴各位，我讀到這篇新聞報道還是第一次聽到有這位將軍其人。我知道這不足以阻止我的對造重演這種無恥的誹謗。可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却有一個簡單辦法，為什麼不把這位匈牙利將軍交給駐倫敦的盟國懲治戰犯委員會呢？他當然有自由向該委員會再控告我，以示其言之不誣。

巴黎會議期中，有幾次又舊事重提，告我另一罪名，說我曾建議瓜分阿爾巴尼亞。此

項誹謗我在和會的全體會議席上曾經斷然駁斥，而且我的否認還曾屢次正式明確表示。

關於鐵托元帥接見紐約時的記者時那種臭名遠颺的信口雌黃，一九四六年我在安全理事會曾經提到，現在還有幾句話要講。

南斯拉夫曾經促請各位查閱該次會議紀錄。我虔誠勸告各位查閱一下。各位定然會看到我在十二月十六日會議¹講的話其中有下面幾句：

“上星期四我講那番話，我是根據伯爾格來得的報道這次接見情形，這點我不難加以說明。

“如果電報有錯誤，我很高興看其更正。可是請讓我指出，南斯拉夫元首發表的談話明明講到愛琴馬其頓。這次更正並未影響那個問題依然如故的內容。”

我提及這種攻擊個人的事，即使只說一言兩語，也得再度道歉。我所以提及，完全是想給各位一個比較完全的印象，知道若干代表團所使用的方法，與這個莊嚴大會的安靜沉着氣氛殊不相容。

現在我來講問題的實體。

我國深信和平、自由、友好合作這些思想，寄希望於全世界民族為了崇尚這種理想而創立的聯合國。希臘對於聯合國的效用具有信心，並且希望諸位可決面前這個決議案對於東南歐和平狀態的恢復定然大有貢獻。

該決議案含有第一委員會審查一切文件經過徹底檢討之後所提出的建議，這些討論不幸有時候甚為激烈。現在與會的各代表團都會出席過政治安全問題委員會，我在那面講過的話，我在這裏避免重複。

這次全會，我們的任務就是不事譏罵，不專談瑣細問題，以期對整個問題獲得冷靜的看法。我們的任務是要看清楚現在感受危險的道義原則。我們必須體念到任何一個代表團投票贊成或反對這個委員會的建議或者放棄表決權的影響所及。

對於這一個問題我要以一個小國代表的資格，竭盡棉薄來陳詞。代表祖國發言——一個古老偉大的國家——它的廣大的文化，崇高的傳統，甚至它的生存都受武力的威脅，說話難免有火氣，只要能力所及，我一定竭力避免。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二十六號英文本五九九至六〇〇頁。

這個問題的特點，其聲華大者，究竟安在，第一委員會向我們建議的溫和的方案對於這些特點的影響又如何？

顯著的事實是：希臘受了戰爭的蹂躪。三度被人侵入。第一次義大利與阿爾巴尼亞的法西斯黨徒從阿爾巴尼亞之侵入。第二次納粹黨徒假道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兩國入侵。第三次，保加利亞人踏了納粹黨徒的腳跡深入大肆暴行。

今天又有第四次侵略，使得希臘水深火熱，無法恢復。這次侵略比前幾次更加巧妙，因為我們的北鄰是利用希臘國內第五縱隊逞其陰謀的。這與侵犯希臘相等，其敵對的程度不亞於前幾次，因為其目的是要直接破壞我們的獨立與領土完整。

希臘人民抵抗第一次侵略勝利成功。我們男女同胞英勇果敢，充分證明希臘人民保衛祖國自由獨立，具有百折不撓的決心。我們打退了第一次侵略，可是出了很大的代價，等到拚命抵抗第二次侵略時，我軍被敵包圍儘管英國、澳大利亞、印度、紐西蘭仗義援救，我們的國終於被敵佔領。

希臘幾度遭遇侵略，被敵軍佔領，國力削弱，現在又遭遇到第四次侵略，我們無力單獨抗戰。我國經濟混亂，國內交通阻斷，軍隊實力不及戰前四分之一。但是我們的北鄰所能保持的軍力却比前大了十倍左右。

希臘爲了制止這第四次侵略起見，不得已向聯合國呼籲。我們要求我們的北鄰注意其國際義務，請他們不要幫助人家以武力進攻希臘。我們決定奉行聯合國任何建議。我們欣然承認行將依據大會第一委員會決議案而設立的委員會，並且擔當憲章所定責任與該委員會合作，決不有所保留。我們要求我們的北鄰也採取同樣行動，讓我們太太平平。

我們的北鄰對於他們爲虎作倀進攻我國之說表示抗議。雖然人人個個，包括我們的鄰人在內，都知道這種抗議毫無真理，第一委員會却還提議一種旨在和解的草案，主要是着眼將來。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須停止攻擊。如果我們的北鄰今天所講的話，以後算數的話，誰也不會比希臘高興。現在大會面前的這個決議案要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三國所做的無過於他們的發言人聲明願意做的事情。該決議案中規定設立一個大會的輔助機關，以利友好關係之建立。大會這個機關過於龐大，除經由一個委員會之外，不

會完成此項任務。沒有此種委員會爲之助，大會也不能斷定今番努力，是否成功。

該委員會把進展情形報告大會和聯合國各會員國，乃是該委員會的責任所在。一言以蔽之，該決議案請當事國做他們講過要做的事情，設立一個委員會幫助他們進行，而且把成敗利鈍向聯合國具報。這就是主要問題。沒有再比這個決議案更加注意和解，更加溫和簡單了。

這個提案儘管如此溫和簡單，可是溫和中正含着一個偉大的道義原則在內。它涉及聯合國的信義，牽連各國與聯合國往來關係及各國相互間往來關係上的信義問題。

我們要尊重別國的獨立以及聯合國的權力的這些神聖協定不僅早經我們國會批准，而且在全世界厭倦戰爭的民族心坎裏所抱的熱烈願望中也天天見其佐證。

憲章要我們的言行與我們爲謀求和平而承擔的義務相脛合，它要每一個國家不把我們在憲章裏所作的諾言當做廢紙看待，徒然拘束而且可以欺騙深信不疑的人們，可是有人認爲妨礙其侵略計劃時就可以把它撕毀。

任何國家，只要其行爲與其代表所講的話相符，決不會有任何理由反對我們面前這個決議案。

希臘所控告的那些國家自然有理由首先想有一個公平機關證實我們對於前途所抱的憂慮毫無根據。如果正如那些國家所說我們的憂慮當真沒有根據，那末，我說，歡迎這種機關自有道理。如果這些憂慮確有根據，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三國的至友當然也有理由贊助專想鼓勵它們行其所言，有如其至友的願望的那個決議案。

我們如果不忘真正的情勢，便知這個決議案確是溫和。我們並未訴苦，也不要求修正這個決議案。大家直接關懷希臘保持一個獨立國的地位，希臘十分感激。這裏大家希望採取這個決議案就能夠使我們的北鄰改變對希臘的政策，我們也存有同樣希望。但是我們看到不利於我國的行動，不能熟視無覩。這是需要不斷戒慎恐懼，隨時提高有效警惕的。

甚至在我們聆聽我們北鄰諸國的代表矢口否認而且再四聲明奉行憲章原則，可是那些國家現在的確把更多數量的軍火，更加猛烈的軍用物資運入我國邊境，以供攻擊我國人民之用。當我們在討論這一問題的時候，每

天都有男女老少被人用這批軍火濫施屠殺。天天田園荒蕪，橋樑拆毀，農村被劫，壯丁被拉，他們在本人與家屬受到死刑威脅的情形之下，大批被迫編入遊擊隊，為敵國効命。城市的人口本來已經過於稠密，可是大批難民天天從四鄉如潮湧至。我們區區的財力只得從建設項下移充起碼的正當防衛之用。

各位先生們，這些事實如此兇惡殘暴，你們處身於五千英里之外，對於這些事實的重要性往往有輕視低估的危險。

這個決議案伸張極重要的道德原則，希臘自然贊成。我們同意，無論事物如何演變，任何力量不會勝過道德與正義。為了使得道德力量充分發揮效用起見，凡承認道德原則的各國代表必須斬鋼截鐵地，毫無保留地表示清楚。該決議案既然是聯合國的道德原則的表示，定然會博得本組織會員國的贊成票。

這裏有受損害危險的道德原則直接影響到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我們處於會員國地位，如果尊重履行國際義務這個原則，我們就不能不明白投票贊成這個決議草案。當我們在憲章的條款之下聯合起來的時候，我們都會同意擁護憲章的原則。況且我們大家還同意僅僅不侵略還是不夠。我們同意要積極行動，憲章原則無論受到那一方面的攻擊，我們都要起而保衛，以求尊重這些原則。這是我們沒有作棄權保留整個承擔的一種義務。我們供給本組織其他會員國的物質協助的辦法以及協助他們以武力保衛國家的方法可能有不同，而且就常識而論，即如憲章，在這一點上，也都留有伸縮餘地。可是我們都能夠以贊成票維護正義。在大會裏面，我們投的票個個都有同等力量，每個會員國都有責任用贊成票來擁護履行我們彼此相約的嚴正義務。

希臘請求各位投票表示意見，它希望這些意見會一致贊成這個決議案，其目的就在制止侵略希臘人民及希臘領土完整。

在任何國家人人都有當家做主維護家庭安全的權利，人人都有享受自由、工作和享受其勞動所得的權利。人人都有在和平自由的環境中從事和平性質的事業，選舉和平守法的政府而不受脅迫的權利。

我們請各位投票贊成這個決議案，我們不僅援引這些主要的憲定人權，而且還根據聯合國憲章皇皇昭示的基本原則。

就希臘而論，在保衛整個文明世界一致承認的這些權利一事上，它已經有極大的貢獻。可是我國現受強敵侵凌，尤其在經過流血與肆意破壞之後，除非聯合國採取適當措施，充分實施，難期擔當非有很大物資力量不為功的大任。我們所維護的原則對於希臘人民至關重要。這些原則對於整個文明世界，對於大小國家的人民，對於願意維護其文化傳統尊重個人尊嚴與民族生存的民族，都是同樣直接而重要。

大會會員國如果體念到，我相信他們定會體念到他們對於我們當前這個決議案的態度對於我們的前途極關重要，如果大會代表體念到，我相信他們定然體念到不僅是小國的領土獨立與完整，而且這個偉大的國際組織的基礎也受到威脅，那末，他們就誰也不會拒絕投票贊成該決議案從而重申我們憲章的原則。除非會員國毅然投票維護這些原則，聯合國大業就會被摧毀。它維持和平的權威所憑藉的基礎就此崩潰，在世界輿論界看來也就威信掃地了。

各位先生，你們對於這個決議案所作的判斷，無論好壞，像將成為與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有重大關係先例。各位投票贊成這個決議案就是維護希臘以及各位自己本國的領土完整，也就是贊成尊重聯合國的原則。

但願出席大會的每一位代表回到其本國之後覺得於心無愧，在聯合國早期生命的嚴重關頭居然投票鞏固了這個組織，促進了大家對本組織的原則的尊重，加強了雖然奉公守法可是受人侵略的國家所抱正義一定勝利的信心。我們在大會採取行動是對我們所代表的民族和上帝負責的。全世界各民族向上帝禱告請他給我們辨別是非的智慧，和克盡責任的勇氣。但願上帝有求必應。

主席：請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發言。

Mr. KISELEV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代表團提請大會審議的所謂威脅希臘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問題，業經第一委員會詳加審議。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波蘭、捷克、南斯拉夫代表已經說明控告希臘北鄰諸國各節怪誕無稽。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對於他們在這個高等法庭所提出的意見完全贊成。

昨天我在這裏聆聽美國代表 Mr. Johnson 的演詞，他再度指稱南斯拉夫、阿爾巴

尼亞、保加利亞三國威脅希臘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幫助煽動內戰的火焰。

美國代表引證什麼事實來證明他的控告呢？我們已聽了 Mr. Johnson 的好幾篇演詞，可是他除掉提及調查希臘政府所控告各節的安全理事會委員會的文件以外，從未引證任何事實來支持他的控告。這些文件到底有什麼法律價值呢？

蘇聯代表團團長維辛斯基先生、南斯拉夫代表 Mr. Bebler 以及其他代表發言時，最清清楚楚令人折服地證明安全理事會的委員會所提出的資料都是根據罪犯冒險家和死徒囚們的供證，所以毫無價值。Mr. Johnson 手邊別無其他證據，本來就沒有事實足以證明希臘北鄰諸國有罪，所以這種情形是不難了解的。

美國代表 Mr. Johnson 和代表希臘的 Mr. Tsaldaris 控告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三國把軍火供給希臘遊擊隊，可是從來沒有提出事實或者這種控告的證據。

人人知道希臘民主軍是靠擊敗政府軍、憲兵、警察奪獲軍械彈藥纔有軍火供應的。爲了證實這一點我引證希臘左翼自由黨領袖 Grigoriadis 將軍的談話；他說“有人說希臘遊擊隊係由希臘的鄰邦供給軍火，這句話絕對是撒謊。他們的軍火是英國製造的，是俘虜了官兵繳獲的”。

如果希臘民主軍部隊也像政府的皇軍一樣有美國、英國接濟，毫無問題，希臘人民早就已經成立平民政府，不必遭受因爲英、美兩國干涉希臘內政而造成的這種苦難了。

全世界的民族目睹希臘全國人民是爲了自由民主與民族獨立而從事武裝鬪爭的。

希臘爲什麼會產生這種危急的情勢，這一問題自然會發生。爲什麼全國都有內戰——而不限於北方一帶？這到底是誰之過？毫無問題，這種慘劇主要的原因就是外國軍隊屯駐境內，英美兩國干涉希臘內政，殘民以逞的希臘政府得有英美兩國政府的積極支撐。

希臘帝制政府調動所有軍隊對付其人民，其中不僅有正規軍隊與憲兵，而且有保皇的法西斯黨徒，他們從前都曾幫着德義佔領軍打仗過。這些罪犯與屠夫現在又捲土重來。拷打與殺害無辜的平民已經成爲每天的課程。人命不值半文錢，房屋付之一炬，田野荒蕪，交通阻斷，交易無市。整個區域的

居民奉軍事當局的命令一律撤離。難民的數目已達五十萬人，若輩寄人籬下，困苦萬狀。政府設立了血腥嗜殺的軍事法庭來威脅人民。五百多人——全是希臘人民的高尚的代表人物——已經被這些法庭處死。

這種無法無天的野蠻恐怖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發表有關美國在希臘的“特殊利益”的宣言以來，已經變本加厲。這一宣言現在大家叫做“杜魯門主義”。雖然希臘以及全世界的民主輿論憤怒抗議，可是希臘政府最近又紛紛在全國各處大肆捕人。從選舉日即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起到現在，被捕的人數在三萬人以上。其中有農民、工人、作家、記者、政治家、工會職員、醫生、律師、教授、公務員、他們惟一的罪狀就是抱有民主思想。大多數被禁錮在特設的集中營。

真正的罪犯受政府保護，有如天之驕子。大家知道在淪陷期中受雇於德意組織的保安團的一千二百個職員現在都已任職於政府的討伐軍，居於發施號令的地位。同時凡曾經參加民族抗戰運動的人們——將領、官員、真正英勇愛國之士，却不僅革職，而且被捕入獄，發配到荒島。

兩萬名公務員、教員、科學家及其他民主人士被解職，躑躅街頭。甚至教會代表也未嘗幸免迫害。三位主教被免職，原因是在法西斯佔領期內，曾經領導教會人士參加民族抗戰運動。希臘勞工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以及與它有關係的工會都被解散，大多數工會的領袖們，包括希臘勞工聯合會執行委員會主席 Papparigos 在內，都被捕下獄。

民主的新聞界也橫遭迫害。保皇黨暴徒縱火焚燬或搗毀民主報館的編輯室與印刷所的案件已有三百四十四起。報上已經登載過許多諸如下開的事實，例如前任部長兼 Communist Review 編輯的 Joannes Zevgos，被人謀殺，這是一九四七年三月政府派特務在 Salonika 幹的事；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 Rizospastis 報紙的通訊記者 Kostas Vidalis 在 Thessaly 被 Sourlas 那班保皇黨法西斯暴徒謀殺；一九四七年四月 Salonika 的報紙 Agonists 有七位技術人員被人暗殺。各位，這些都是事實。

我可以再舉出許多這種例子。希臘所遭遇的破壞流血與混亂情形殊非言語所能形容。天下最可怕的反動分子暴行遍及全境。今番簡短的陳述無從敘明希臘現在這種陰沈黑暗情景的全貌。可是這個英勇民族爲了民主

所作的鬥爭博得所有民主人士的欽佩。希臘絕大多數人民都毫無恐懼的起來保衛他們國家的自由獨立。這就是他們所以成功的祕訣。

第一委員會大多數代表向大會提出的有關希臘問題的這個決議草案題曰：“威脅希臘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

威脅希臘的政治獨立！究竟真正誰在威脅希臘的政治獨立？希臘真有所謂“斯拉夫威脅”嗎？

希臘的獨立倒是受了一種威脅，可是這種威脅是那裏來的呢？Mr. Johnson 想要無辜者代人受過。事實上，希臘所受威脅並非來自北鄰，而是出於英美兩國政府。它們在公然干涉希臘內政，按照“杜魯門”計劃把軍火食糧供給希臘反動派，幫助他們向希臘人民作戰。尤有甚者，自從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以來，希臘被英軍佔領，從此以後就喪失了國家的獨立。

希臘完全仰承英美兩國政府鼻息。那麼，題為“威脅希臘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決議案，為什麼始終沒有表明此項威脅出於聯合王國和美國——此種威脅是由於希臘境內駐有外國軍隊呢？

有些人以為如果設一個國際管制委員會，專司視察希臘北方邊界事，震撼希臘的這種危機就會終止。各位先生，情形不是如此。這是想入非非，因為必須剷除的是希臘危機的根原。

如果希臘危機的禍根是希臘內部情形——這點全世界的民主輿論界和大會許多代表諸如哥倫比亞，挪威、法蘭西、比利時及其他國家的代表已經承認——這個委員會又何能為力？設立這種委員會完全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侵犯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三國民族的平等主權這點道理是無須我解說。

聯合國大會對於希臘人民締造和平與統一祖國大業本來大可以為力。大會要是建議採取步驟，制止外國對希臘內政的各式干涉，讓希臘人有機會按照民主方式自由解決其國內問題，不容國外施用任何壓力。那才是公正有當。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團提議解決希臘問題就是抱定這個目標。蘇聯提出的決議草案建議希臘政府一方面採取步驟，在其與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三國

接壤的邊境停止挑釁一方面與北鄰諸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這種建議與聯合國憲章完全相符，其中所載本組織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必須“發展國際友好關係”（第一條第二項）。

聯合國憲章旨在保障各國主權，蘇聯決議草案還有一項建議，主張希臘境內的外國軍隊及軍事人員一律撤退，這也是秉承憲章的精神。

大家知道外國軍隊駐在一個主權國境內，又干涉這個國家的內政，這顯然違反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民主關係的原則。所以要大會——按照波蘭代表團的提議——建議凡在希臘境內的英國軍隊和外國軍事人員一律撤離是很對的。

最後，蘇聯決議草案還有一項建議，主張設一個特別委員會，責其妥為監督，以確保外國給與希臘的經濟援助完全為謀求希臘人民的利益而使用。這樣才是公平適當，因為希臘人民過了四年的淪陷生活，正感到極度的物質恐慌。老百姓需要重建德、義佔領軍所焚燬的住屋。援助應該按照這個方針進行，而不應該單單集中在建築飛機場、海軍基地和具有戰略價值的公路鐵路。

世界上各民族對於在希臘重建和平獨立與民主一事都等待着聯合國採取真正的措施。只有建立真正民主的希臘政府，才能確保與其鄰國——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的友好關係。

白俄羅斯代表團擁護蘇聯代表團所提決議草案，那個草案指出了解決聯合國面前這個問題的公正辦法。

這就是白俄羅斯代表團所以在第一委員會投票反對美國決議案的理由。該決議案所根據的資料荒唐無稽，殊不可靠，且與聯合國憲章的原則牴觸，所以不是公平的解決辦法，殊不足取，因此白俄羅斯代表團在全體會議仍要投票反對。

主席：請法國代表發言。

Mr. DELBOS (法蘭西)：希臘問題在安全理事會裏討論了二十個月，在大會和第一委員會裏也辯論過一個月，關於這個問題，什麼話都已講過了。非特什麼話都已講過，而且都已重複講過許多次了。我想法國代表團也像其他代表團一樣，不想裝腔做勢，提出什麼新的意見或論點來改變原來所採取的立場。對於個人的攻擊，或者與輿論無關的言不由衷的或者我們認為不配在大會陳述的意見，我們一律不想答復。

法國代表團只想說明自己爲什麼將要投那種票，就是說我們要陳述何以要投票贊成提在各位面前的這個決議案的理由。

我們覺得希臘問題有兩個方面，或者更確切些說，有一般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一般性的一方面就是這個問題只是世界上主要趨勢的一個插曲罷了。特殊的一方面就是希臘與其北鄰諸國接壤的邊境上的實際情勢。

我們當代的大潮流就在希臘匯合，彼此衝擊，不幸日益激烈。這就說明希臘國內危機的悲劇，而且說明何以不僅兩三個大國關心其事，因爲除掉出兵借款以外，還有別種干涉方式。

這種危機可惜不是聯合國所能處理，而且更不能補救的。就希臘的內政而論，儘管各方面一再悍然高調宣傳，我們大家誰也無能爲力，祈能希望希臘平靖罷了。

在另一方面，關於我剛纔所講的政治與思想上的大衝突，我想聯合國並非不能過問，不過至少現在是無力過問。

本組織的法律與效用都以大國之一致爲基礎，而本組織却不能在大國之間求得一致。本組織不企圖干涉，而且即使能夠出而干涉的話，也只是一種嘗試，意在勸告主角明白世界各民族，他們自己的民族，都渴望和平，期望萬邦協和。

這一點首先就限制了本組織出而干涉的可能性與效用。這種干涉必須限於我剛才所講的希臘問題的特殊方面，就是說限於希臘與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三國邊境現在情勢以及一再發生的無人否認的邊境衝突事件。這就是我們實際——也就是按法律而言——遭遇的問題。這使得我們肩膀上負着責任，因爲使巴爾幹國家以至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不因爲這種事件之一再發生而受到危險，既是我們的權利，也正是我們的義務。

這是一個真正問題，不容狡辯與宣傳把它迷糊。

反對提交大會的這個決議案的人們強調着很不相同的另一問題，就是造成現有情勢的責任問題，而且他們還企圖證明咎不在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三國。

我們十分明白，這三個當事國，尤其是南斯拉夫身爲本組織創始會員國，想把它們認爲無稽的罪狀洗刷清楚。這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它們愈加堅持證明其無辜，也正就愈加證明它們明白無權干預其鄰國的內政。

法國代表團雖然很想客觀地確定事實真相。但是從來沒有以爲這一點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主要問題還是找出防止情勢惡化的辦法。誠如我們在第一委員會舉行辯論時早已屢次講過的，我們關注的是將來，比較對已往的事要着重得很多。

所以我們不能明白本來不是直接有關的國家的代表團也在竭力說明調查委員會調查所得結果沒有價值，其實蘇聯始終參與該委員會事務。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例證，足以表明愈想證明太多，結果反而什麼也未能證明。可是我斷定要尋求補救時艱的辦法，這却不是最好的途徑。

唯其如此，是以法國代表團想把該決議案限於純屬事實的資料和它認爲必要的具體方案。我知道我們往往得不到人們的諒解，而且更不會得到人家的贊助，而且還被人指爲別有用心，其實決無此事。我依然認爲仍想強調咎在何方問題的人們，就是說着重似乎不能獲得協議的問題的人們，與達成有效和平結果所應遵循的道路正是背道而馳。

法國代表團是從這一途徑出發的，而且一定循此進行到底。

我們還堅決認爲設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對於希臘北疆邊境事件的和平解決定有貢獻。要防止這種事件我們現在只有這個辦法。我們最低限度可以做到的就是本公平熱誠的精神老實行事。

我承認我不懂得反對設立這種委員會的理由何在。因爲我不大懂得反對的理由何在。所以我對於爲了反對這個委員會及其成員而作的種種過火的批評全不同意。

設立一個委員會，絕不會損害當事國的主權，這個論據當然可以應用到因主權國之間發生爭端而成立的一切委員會，可是我從來沒聽到其他案件有人援引這一個論據，設立第一個希臘事件調查委員會時也沒有人援引。有人說這種委員會會激起事端或者偏心行事，其實根本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在座各位誰也不會懷疑。

問題的關鍵是：世界那一個區域的和平特別感受威脅，那邊在一般情勢之下，這種情勢可能惡化起來，所以維持該區域的和平極關重要。

法國代表團正如其他許多代表團一樣，只希望找出一個有效的解決辦法。我們所衷心遺憾的就是我們的願望與呼籲無人肯聽，而且若干代表團悍然拒絕遵循我們這個途徑。我們認為那種態度對於世界和平絕無補益。

主席：發言人名單還有兩位要發言，我想大會最好現在延會，等到午後三時再集會以便傾聽其餘發言人說話，完成一般辯論。

(午後十二時四十六分散會)

第一〇〇次全體會議

A/PV.100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巴西)

四三. 繼續關於希臘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所受之威脅之一般討論

主席：我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發言。

Mr. MANUILSKY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要請大會原諒：雖然希臘問題在第一委員會裏和在大會裏已經詳細討論過，它却要再請大會注意這個問題。不過，烏克蘭代表團認為職責所在，應當向大會呼籲，因為它認為第一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毋寧說是所作的建議——既違反憲章又不利於和平及安全，殊屬謬誤。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在去年八月和九月裏曾經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希臘境內發展的極為不安的情勢。英國的干涉和英國當局及武裝部隊的幫助保皇黨及法西斯份子，使希臘陷入了內戰，放縱反動黨團殘暴肆虐，並使馬其頓斯拉夫種之少數民族遭受非人道的迫害。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曾經指出如果安全理事會不立刻採取辦法使外國軍隊撤出希臘並使希臘人民有一個機會根據民主原則不受外力干涉以建立他們的政治生活，那麼這種對希臘民主份子和民主思想的人民的內部侵略不免會發展成爲外部侵略。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爲證明它所說的話起見，曾提出許多事實、文件、英國軍事當局的命令、希臘名政治領袖的聲明、及像片作證據。所有此種物證，證明了聯合王國對於希臘人民突然陷入悲慘境地應當負責任。

不幸，雖然聯合王國代表和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對於證明希臘內部險惡情勢的證據沒有一項加以反駁，安全理事會的多數理事國並不贊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的議論，並且拒絕了烏克蘭代表團所提的要求。

當時有人指責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過甚其詞。他們說希臘的君主政權並非本來就是對和平及安全的一種威脅；又說我們對於這種政權及對於支持此種政權的英國當局所提出的控責是爲了宣傳的目的而提出的。

如果徵引事實及文件是宣傳，那麼我們就得取消法律並且取消依賴此種根據作成判斷的法院。如果是如此，那就必須廢除使用事實及文件的歷史學一類的科學；一般說來，在此種情形下就必須對於不爲狹隘局部利益矇蔽的多數人民所承認，並且無可爭論的真理本身的存在發生懷疑。

但是假定我們甚至承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事實上是在進行宣傳；那麼有人或許要問美利堅合衆國是否不利用它的宏富財力和以銷售份數以百萬計的報紙進行此種宣傳。你們害怕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宣傳，因爲你們感到而且知道蘇聯代表團所說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理足以感動以百萬計的人民。你們雖然有詭辯之術，却無力反對我們蘇維埃的真理。

現在可以判斷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過去努力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一九四六年八月和九月裏希臘境內發生的事情，是如何的適當。

當時也如現在一樣，希臘代表反駁了我們讚揚戰爭期間希臘人民所表現的英勇精神的議論，而將聯合國看來當然應屬於希臘人民的功勞歸爲己有。他們是助德國侵略者爲

¹ 參閱希臘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所受之威脅：第一委員會報告書（文件A/409及A/409/Corr.1）